



有几个阿拉伯的故事

发挥了沟通东西方的重要作用。

在阿拔斯王朝后期，阿拉伯文明开始走向分裂。这一趋势在1258年蒙古铁骑攻陷巴格达以后更为明显。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分裂为蒙古统治的、以伊拉克为中心的阿拉伯东方和马穆鲁克王朝统治、以埃及和叙利亚为中心的阿拉伯西方。1453年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成立，吞并了绝大部分的阿拉伯世界。至1789年拿破仑征服埃及开始，阿拉伯世界逐渐受到西方国家侵略。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部分领土被西方瓜分，阿拉伯世界也成为西方的“盘中餐”：或为殖民地，或遭遇委任统治。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，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和组织都趋于成熟。刘中民认为，“两次世界大战期间，阿拉伯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走向高潮，埃及、伊拉克、叙利亚、黎巴嫩、巴勒斯坦都爆发反对英法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；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末，民族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推动了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”。但也正是这一时期，埃及开始谋求阿拉伯统一。1958年2月1日，埃及与叙利亚联合成立泛阿拉伯国家。当年5月8日，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宣布以联邦的方式加入，联盟更名为“阿拉伯合众国”。这一“合众国”的总统由埃及领导人纳赛尔担任，政府核心成员多来自埃及。合并前，叙利亚军方与政府代表接受了纳赛尔提出的解散政党、军队，归埃及指挥等条件。原本，伊拉克也希望加入到这一联盟之中，只不过其国内一时局势动荡，导致未能参加。“阿拉伯合众国”存在了三年多。1961年9月28日，经历了政变的叙利亚宣布退出联盟；同年12月，也门退出。有点“光杆司令”味道的埃及却一直沿用“阿拉伯合众国”国号，直到1971年纳赛尔的继任者萨达特也不再担任埃及领导人，才改回埃及国号。

从地理上看，埃及与叙利亚、也门并不接壤。类似的不接壤而体量不小的几块地方成为一个国家的例子，还比如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。在印巴分治以后，在印度次大陆有东、西两片地方属于巴基斯坦。可由于两片地方并不接壤，在军事、政治以及社会生态等方面，

终究出现隔阂。1971年，东巴宣布独立，1972年1月宣布成立孟加拉国。

“孟加拉”作为一个地理概念，包括如今的印度孟加拉邦与孟加拉国两块地方。但这两块地方人文迥异，主要在于一块民众信奉印度教为主，一块民众信奉伊斯兰教为主。再加上印巴分治时主要由印度、巴基斯坦进行双边沟通分割领土，孟加拉方面无甚发言权。种种原因造成了今日巴基斯坦、印度、孟加拉国的领土格局。在阿拉伯世界也同样如此。埃及虽然与叙利亚、伊拉克、也门当年在统一理念上有近似之处，可架不住阿拉伯半岛沿红海由南至北大部分为沙特阿拉伯所控制。沙特在许多理念上与埃及不同。当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与苏联交好的时候，沙特则与美国交好。当时，阿拉伯世界内部矛盾纷呈。而哪怕在同一阵营，时常也会冒出不同的强人。一段时间里，在埃及以西，当年的利比亚总统卡扎菲获得非洲统一组织主席，同时也希望由其本人来主导阿拉伯世界的统一；在埃及以东，伊拉克出现了另一个强人——萨达姆·侯赛因。其也想领导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与统一。其曾不顾泛阿拉伯政党——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总部本设在大马士革，而于1968年7月出任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之际夺过该党权力，并于次年在巴格达召开第七次民族代表大会。

显然，打着“革命”的名义的卡扎菲、萨达姆们都遭遇了失败。刘中民认为，在阿拉伯世界，遭遇三次中东战争失利，以及受1979年苏联发动阿富汗战争、伊朗伊斯兰革命、埃及与以色列建交、海湾危机等的影响，阿拉伯世界的国际关系更加复杂，两伊战争、沙特与伊朗对抗、海湾战争、伊斯兰极端势力崛起等事态，都使阿拉伯世界陷入了严重动荡；冷战结束后和海湾战争后，中东和平进程曾取得阶段性成果，但最终功亏一篑。

当曾经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成员巴沙尔·阿萨德流亡俄罗斯以后，在阿拉伯世界，似乎很少有人再提“统一”。但与此同时：无论逊尼派，还是什叶派；无论共和国形式，还是君主国形式——阿拉伯世界却似乎比过往的岁月更